

文韵周刊

AI时代,写作与阅读的变与不变

艾伟:文学有抱慰人生的力量

西湖。视觉中国供图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艾伟:浙江省作协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等。

当AI技术以惊人的效率生成文本、润色语言,甚至构思情节,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生态正处于一场巨大变革中。然而,在这股技术浪潮的背后,文学的本质并未改变。

著名作家、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曾说,那个让人直面自我的时刻,才是真正的文学时刻。在他看来,小说是一切整齐划一的对立面,是观念的刺破者,可以照见那些习以为常却未必合理的荒谬,将无限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从而将自由归还给人类。

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艾伟,听他聊一聊AI时代文学的责任和阅读的力量。

好作品经得起后世观念的阐释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春歌》近期在《人民文学》连载,作品以昆曲与整个杭州的人间烟火作为双舞台,构建筑梦人生的叙事空间,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它在主题表达、叙事手法上有哪些新的突破与探索?

艾伟:写完一部作品后,我暂时不想对作品多说什么,它已离开了我,有了自己的命运,我怎么说我都是多余。不过有一点我特别想说,我这次是以西湖甚至整个杭州为舞台,进行了文学想象,我在长篇里描述了大量的杭州美景以及生活,可以说这个故事是美丽杭州在当代

的一个投影。我非常热爱这座城市,它的美让人想起文学中的《红楼梦》,让我的人物穿行其间,我觉得人物也因此带有美好的气息。

记者:听说您创作这部作品时去慢跑,脑子里都是人物,仿佛“携带着一个世界在慢跑”。您怎样看待外界的“快”和文学的“慢”?在“流量至上”、“快餐化文学”较多的当下,作家该如何沉下心来,创作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

艾伟:谁也不知道哪部作品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多时候,社会思潮一变,有些作品会变得可疑甚至可笑。就小说而言,我觉得特别简单的标准就是把人物写好,人物塑造得饱满立体,让人记得。

另外可阐释性也十分重要。可阐释性不仅仅是用今天的学说可以阐释,在未来,如果人类有新的学说、新的观念、

新的思想,同样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启发,或那时的思潮同样可以阐释这部作品。比如《红楼梦》,宝玉为“失玉”而“痴狂”,完全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去解读。一部好的作品需要经得起后世观念的阐释,这样才称得上受时间的考验,才具备所谓的丰富性。

记者:有人说,写作的责任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对于写作的责任和文学的重要性,您怎么看?

艾伟:文学首先是人类经验的容器,这个容器里有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有希望和虚无,有欢娱和苦痛,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这个容器里找到自己感受到的而未曾被说出的情感,从而得到共鸣。我们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文学中,读者总是能找到同类,他所经历所感受过的一切,在文学中都能找到,因而他会感到温暖,不再孤独。从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个一个具体生命的共同体。所以,写作者重要的使命是写出那些未被命名的经验。而阅读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安慰的时刻,文学虽然不能说是安慰剂,但它确实具有抱慰人生的力量。

严肃文学还未受到AI冲击

记者:您曾提到自己是人本主义者,坚信人的主体性,在AI时代,您觉得作家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艾伟:目前AI我只把它当成工具,当然,这个工具看起来是有智能的,并且生成的文字看起来也有模有样。在别的领域我不清楚,在文学领域,我觉得目前它还代替不了人。我们的身体就像整个宇宙,如果我们无法穷尽宇宙,那么我们也无法完全了解我们的自身,从这个意义上,AI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部分,未知的部分依旧需要我们人类去感受和探索。

我们是肉身,有痛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对AI来说,那只是些词语以及对词语的解释。AI无法知道每个具体的人的痛感是不一样的,存在个体差异。

记者:您如何看待AI技术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与机遇?

艾伟:就严肃文学而言,我没有感受到冲击。但对于某种程式化的写作,AI可能是强大的。话说回来,科技的进步太快了,有时候,我会想到“永生”的可能,我觉得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人可以“永生”,整个人类文明将被颠覆;如果人类没有了对彼岸世界想象,那么现世就是彼岸,人将坠入深渊。

记者:AI时代,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将承担怎样的新角色?

艾伟:我不知道AI会给文学带来什么,但我可以谈谈文学在人类精神中的重要性。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认识的边界,人是因语言思考而交流的,没有了语言,我们只能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描述的那样,对这个世界指指点点。提到人类

的精神生活,我们会想起一座图书馆,我觉得这一想象有象征意义,那座“图书馆”是我们精神的寄居之所。另外,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满足好奇心最便捷的路径就是阅读。所以,我觉得无论世界怎么变,人们的阅读是不会中断的——可能阅读的媒介会有变化。文学当然是人们阅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文学能让人变得宽容和善良。

思考是有快感的

记者:您之前也做了视频号分享图书和阅读体验,但在2025年8月后就断更了,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呢?

艾伟:做视频号是因为那时候正在

写作新长篇,我当作写作间隙的休息。做了一些,发现流量还不错,还是有些开心的,当成辛苦写作期间的自我奖赏。在长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小说的人物,我没有精力再做视频,就停了下来。小说完成后,就想着放松了,也没有再继续做。

记者:在您视频号的评论区里,有网友想和您合作有声小说,是否也考虑过用一些新的媒介和传播方式来“赋能”阅读与写作?

艾伟:也许有一天,这个视频号我会继续做下去。我做这些关于文学和阅读的短视频,能带给我一种思想的乐趣。思考是有快感的。

记者:新大众文艺发展如火如荼,您认为新大众文艺在深度与广度上如何平衡?对于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写作者,在AI写作盛行、创作门槛看似降低的当下,您有哪些创作上的忠告与鼓励?

艾伟:新大众文艺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狭义文学的概念,让各行各业带着他们的生命经验和生活观察进入文学领域,能够使从事文学的人群变得更为广大,也能找回流失的读者。而文学创作不能一成不变,需要广泛吸纳各种新鲜元素,既要脚踏实地、贴近人民,又要天马行空、勇于创新。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通过历朝历代中外经典文本得以呈现,不管什么样的写作,文学创作最终都需要向这些经典靠拢。



《春歌》在《人民文学》上连载。

■ 本报记者 王艳琼 胡静漪

行进于温州园博园,一步一景,移步换景。园内布局1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和6个主题展区,各大展园“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

中国山水美学的思想讲究“天人合一”。在这个园林“大观园”里,多元设计理念如何碰撞融合?这幅可游、可赏、可居的“山水画”背后又蕴藏着哪些诗意表达?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园博园设计联合体负责人、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大师李永红。

让诗画意境融入寻常生活

记者:本届园博会主题为“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设计理念?

李永红:温州,拥江抱海。南朝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期间,创作了大量描绘自然山水的诗篇,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因此,“诗画”二字,既是对温州真实山海形胜的描摹,更是对千年山水诗画传统的致敬。而“共享”,则是我们赋予园林的当代使命。园林不应是仅供远观的“盆景”,而是百姓可进入、可参与、可生活的绿色公共空间。让诗画之美走下画卷,融入寻常生活,让每个人都能在山水间感受美好。

记者:如何将诗画意境,转译为可触摸的山水亭台?

李永红:诗情画意,本就是中国园林的基本追求和重要特征。我们从格局、意境、细节层面,为这片山水注入诗的韵律与画的意境。在格局上,师法自然,顺势而为。园博园选址于三溪汇流处,我们借“仙湖调蓄工程”之利,理水塑岛,构建了一“池三山”的古典山水格局。这个灵感源自《山海经》“瓠居海中”的古老想象,三座“仙岛”——山水中国、浙山浙水、越越园,浮于碧波之上,再现了温州“山海之城”的意境,让整座园林成为一幅可步入的立体长卷。在意境上,承袭古人“题名点景”的雅趣,推出“园博十二景”“山水清辉”“榕汀烟雨”“花堤邀月”……这些名字涵盖朝暮晴雨、四时流转。在细节上,园内设置的南戏清音、龙舟竞渡等活动,则让温州鲜活的地域文化,自然而然地流淌于山水之间。

记者:聊到您此次特别主导设计的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桃源里”吧。

李永红:“桃源里”承载着为中国园



园林背后的山水诗

——专访温州园博园设计联合体负责人、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大师李永红

“桃源里”风光。肖磊 摄



李永红: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院大师、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园林》编委,代表设计作品有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中国、成都大运会主会场东安湖公园等。

林艺术立言的使命。它栖身于园博园北园南部远离主湖区的一处山体岩口处,天然带着一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逸气质。

我们依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叙事线索,精心编排空间序列:入口隧道幽深,如“山有小口”;西部小径仅容一人,恰是“初极狭,才通人”;当人们穿行而过,眼前豁然开朗,山水、庭院、茂林修竹渐次呈现,这正是传统园林“欲扬先抑”手法的巧妙运用。园内更以水为脉,串联起儒家“沂水弦歌”的礼乐情怀、道家“濠濮间想”的逍遥意境、文人“曲水流觞”的风雅。它们并非孤立景点,而是共同谱写了一曲对自然向往、诗意生活与生命乐境的交响。

一个“借”字透出得景随形的智慧

记者:这是园博会首次落于浙江,专门设置了浙山浙水展区,如何讲述浙江独有的园林故事与艺术气质?

李永红:浙江展园多为平地造园,在方寸间突破局限。核心在于两方面:于内,通过精妙的叠山理水,在有限之地营造山水迂回、步移景异的意境;于外,巧于因借,将园外阁园湖山纳入窗框画框,无限拓展空间纵深。

每个展园,都像是一篇散文。你看杭州园,以“风雅钱塘,诗意生活”为主题,建筑山水布局灵动,北部假山摹写灵隐飞来峰意趣,南部梦谢亭更在情感上联通了杭温两地的文脉。金华园则凸显花木文化与造园技艺,其洞穴景观与远山郭公阁遥相呼应,形成一幅天然框景。

记者:园中一步一景,建筑仿佛从山水间自然生长而出,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审美和哲思?

李永红:我们常言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背后是“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的哲学根基,其根本理法在于“因地制宜、巧于因借”。中国造园,从主张削峰填谷的蛮力,而是倡导因高就低、得景随形的智慧。

这种智慧体现在无数经典园林中。譬如游客常去的西湖郭庄,被誉为“西湖园林之冠”,正在于一个“借”字。没有广阔的园地,却通过精巧的布局,将浩渺的西湖水色、远处的苏堤春晓、雷峰夕照,悉数“借”入园中。游客坐在园内,仿佛抱了整个西湖。

再看苏州拙政园,中部开阔的水域,并不是凭空挖凿的,而是顺应了江南水乡的低洼地势而筑。园中那座著名的“与谁同坐轩”,小小一亭,临水而建,其扇形窗框住的,不仅是眼前的一池荷花,更是流动的光阴与文人的心境。

中西园林在交汇处孕育新风景

记者:中西园林体系迥异,如何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李永红:促进文明互鉴,是园博会举办的使命之一。温州园博园国际城市展园的概念方案,均源自所在国设计师或外籍教师之手。他们立足本国园林文化,又巧妙融入温州元素与场地思考,并兼顾会后的可持续利用。比如意大利米兰园就在大胆采用几何线条设计的同

时,结合场地坡度,汲取了温州文成梯田的意象,实现了中西园林的交融对话。

我去国外考察过许多西方园林,中西园林仿佛是世界的两面镜子。西方古典园林,尤其是法国勒诺特式园林和意大利台地园,其轴线对称的布局、修剪整齐的几何形植物以及极具雕塑感的景观,处处体现着人对自然的掌控与对秩序的追求。

而中国园林,骨子里是道法自然,意在模仿自然的灵动之美、含蓄之美。园林是寄情山水的载体,是向内探寻的心灵栖所。一石一木,皆有其性情,设计者如同诗人,在山水间雕刻,追求的是思想意境。

记者:还有哪些中西园林艺术交融互鉴的成功案例能跟我们分享吗?

李永红:文化的河流,总是在交汇处孕育新的风景。18世纪时,通过传教士和贸易商的记述,中国园林“自然天成”的风格深深吸引了欧洲人。英国的造园

家们,如威廉·钱伯斯,大胆摒弃了几何式布局,转而学习中国园林的蜿蜒小径、起伏地形和不规则湖岸,创造了影响深远的“英中式园林”。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里的中式宝塔,便是那个时代对中国文化向往的见证。

到20世纪初,当“公园”作为一种新型公共空间概念传入中国,我们也欣然吸收了西方园林中关于公共性、开放性与功能分区的理念,催生了像上海中山公园这样兼具中西之长的新式园林。这种双向的滋养与学习从未停止。

记者:您认为在当代,园林艺术对于城市与人意味着什么?

李永红:园林,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观赏对象。今天,它是城市有机生命体中最富生机、最普惠美好的部分。它不仅是生态的修复,更是心灵的修复,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为我们保留一块可以深呼吸、慢下来、与自然对话的净土。

我认为,未来我国园林艺术要体现“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也要吸纳生态科学、气候适应性设计等全球新知。更重要的是,必须坚定地“为人民而设计”。

园林的终极价值,在于服务人的美好生活,在于创造让人愿意停留、交往、产生记忆的场所。当园林能让寻常百姓在其中找到快乐、安宁与归属感,当它能唤醒人们对脚下土地的文化认同与生态良知,它便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 “桃源里”设计效果图。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